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紀卷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臣王爾熙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紀卷七

明梅鼎祚編

劉穆之

字道和東莞菅人世居京口初為高祖府主簿委以腹心之任歷左僕射穆之與朱

齡石便尺牘嘗於高祖坐與齡石答書自旦至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

密白高祖疏

此與周祗徐廣劉杓孔寯子等竝高祖晉末輔政時書疏

高祖既討平桓玄安帝反正為青徐二州刺

史鎮丹徒而固讓司徒王謚錄尚書領揚州

及謚亮高祖次應入輔劉毅等不欲高祖入

議以中領軍謝混為揚州或欲令高祖于丹

徒領州以內事付尚書僕射益昶遣尚書右

丞皮沈以二議咨高祖沈先與穆之言穆之

以劉孟諸公一時推功非宿定臣主揚州根本所繫不可假人偽起如厠即密疏白高祖

高祖由

是入輔

皮沈如至其言不可從

穆之帖

所欲足下家弊爾倉卒無祿故推遷不得不用事已御出寧復吾所得迴復足下且當就之公還當思更律

啓申師情事也劉穆之白

帖淳化

朱超石

齡石弟歷河東太守中書侍郎兄弟雖出自將家並聞尺牘關中亂與齡石俱沒赫

連勃勃

見殺

與兄書

登北邙遠眺衆美多盡光武墳邊杏甚美今送其核

又

七里澗有石梁即旅人橋凡是數
橋皆累石為之亦高壯制作甚佳

橋去洛陽宮六七里悉用大石下圓以通水可受大舫

過也制作竒狀

並水
經注

又

洛水道路本好青槐映蔭可愛

洛陽記 洛水郡國志
作洛下映蔭作蔭映

又

楊佺期洛陽記千金堰在洛陽城西去城三十
十五里堰上有穀水塢趙石與兄書按此
或疑楊佺期晉人而有趙石書
蓋注者並引之耳非記引也

千金堤舊堰穀水魏時更修謂之千金塢

選注 沈休
文詩東出千

金堰西臨
鴈鷺陂

又

初學
記

陵雲臺上有奇井望之幽然投一石子擲之久方聞聲

又

石經大都其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

王誕

字茂世太保弘從兄歷吳國內史義熙九年卒

益晉孝武帝哀策文

晉孝武帝崩從叔尚書令珣爲哀策文出本示珣曰

猶少序節物二句誕攬筆便益其秋冬代變後云珣歎清拔因而用之

霜繁廣除風回高殿

伐廣固祭牙文

誕爲武帝太尉長史北伐廣固領齊郡太守文筆委誕

敬建崇牙顯茲威靈使鳴金輟轡無戰有寧皇風幽被

凱旆歸旌

王弘

字休元瑯琊臨沂人
子歷太保領中書監

陳會稽王司馬道子

弘爲晉會稽王道子驃騎參軍主簿時農務頓
息末役煩興弘以爲宜建屯田陳之道子欲以
爲黃門侍郎父珣
以其年少固辭

近而所諮立屯田事已具簡聖懷南畝事興時不可失
宜早督田畷以要歲功而府資單刻控引無所雖復厲
以重勸庸以嚴威適足令囹圄充積而無救于事實也

伏見南局諸冶募吏數百雖資以廩贍收入甚微愚謂
若回以配農必功利百倍矣然軍器所須不可都廢今
欲留銅官大冶及都邑小冶各一所重其功課一准揚
州州之求取亦當無乏餘者罷之以充東作之要又欲
二局田曹各立典軍募吏依冶募比例并聽取山湖人
此皆無損於私有益於公者也其中亦應疇量分判番
假及給廩多少自可一以委之本曹親局所統必當練
悉且近東曹板水曹參軍納之領此任其人頗有幹能

自足了其事耳頃年以來斯務弘廢田蕪廩虛實亦由
此弘過蒙識擢志輸短効豈可相與寢默有懷弗聞耶
至于當否尊自當裁以遠鑒若所啓謬允者伏願便以
時施行庶歲有務農之勤倉有盈廩之實禮節之興可
以垂拱待也

彈謝靈運奏

宋國初建弘遠尚書僕射奏
彈靈運高祖時為宋公令報

臣聞閑厥有家垂訓大易作威專戮致誠周書斯典或
違刑茲無赦世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力人桂興

淫其嬖妾殺興江涘弃尸洪流事發京畿播聞遐邇宜
加重劾肅正朝風禁世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過
蒙恩獎頻叨榮授聞禮知禁為日已久而不能防閑閭
闔致滋紛穢固顧憲軌忿殺自由此而勿治典刑將替
請以見事免靈運所居官上臺削爵土收付大理治罪
御史中丞都亭侯王淮之顯居要任邦之司直風聲導
嗜曾不彈舉若知而弗糾則情法斯撓如其不知則尸
昧已甚豈可復預班清階式是國憲請免所居官以俟

還散輩中內臺舊體不得用風聲舉彈此事彰赫暴之
朝野執憲茂聞羣司循舊國典既頽所虧者重臣弘忝
承人乏位副朝端若復謹守常科則終莫之糾政所以
不敢拱默自同秉懿違舊之愆伏須准裁

武帝為宋公令報

靈運免官而已餘如奏端右簡正風軌誠副所期豈拘
常儀自今為永制

上文帝辭封表

弘自江州刺史入朝預謀廢立
文帝即位以定策功進位司空

封建安郡公食邑千
戶上表固辭乃見許

臣聞趙武稱隨會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臣
千載幸會謬荷榮遇雖以智能虛薄政績蔑聞而言無
隱情竊所庶幾向今天啓其心預定大策而名編司勳
功不見紀固將請不賞之罪懸龍蛇之書豈當稽違成
命苟修下節但無功勤暴之四海進闕君子勞心之謀
退違小人勞力之効而聖朝僭賞于上愚臣苟忝于下
則為厚誣當時永貽口實竊財之誚比比為輕懼塵盛

猷虧玷為大微躬所惜一朝亦盡非唯仰塵國紀實亦俯畏友朋憂心彌疹胡顏靡託且凡人之交尚申知己况在明主可用理干所以敢遂愚狷守之以死

上文帝請遜位啓

弘為侍中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元嘉五年春大旱引咎遜位

臣聞三才雖殊其致則一故世道休明五福攸應政有失德咎徵必顯臣抑又聞之台輔之職論道讚契上佐人主褒理陰陽位以德授則和氣淳穆寇竊非據則謫

見于天是以陳平有辭不濫主者之局邴吉停駕大懼
牛喘之由斯固有國之所同天人之遠旨陛下聖哲御
世光隆宜休徵表祥醴泉溢涌而頃陰陽隔并亢旱成
灾秋無嚴霜冬無積雪疾癘之氣彌厯四時此豈非任
失其人覆餗之咎臣以庸短自畢凡流謬逢嘉運叨恩
在昔陛下忘其不腆又重之以今任正位槐鼎統理神
州珥貂衣衮總錄朝端內外要重頓萃微躬窮極寵貴
人臣莫比令德居之猶或難稱矧伊陋昧何以克任此

之易了不俟明識但受命之始屬值時艱六戎親戒憂
及社稷誠是臣下致節忘身之時當有何心塵撓聖聽
所以僂俛從事循牆馳驅志在宣力慮不及遠既鯨鯢
折首西夏底定便宜論其本懷避賢謝拙而常人偷安
日廿一日實亦仰佩天眷未能自己在苒推遷忽及三
載遂令負乘之釁彰著幽明愆伏之灾患纏岷庶上缺
皇朝緝熙之美下增官謗覆折之灾伏念惶報五情飛
散雖曰厚顏何以寧處不遠而復大易攸稱小懲大戒

細人之福近復之美非所敢觖懲戒之幸竊懷庶幾今
履端惟始朝慶禮畢輒還私門思愆家巷庶徵塞天謹
少弭謗讒伏願鑑其所守即而許之臨啟愧塞不自宣

盡
並宋書

辭總錄揚州表

元年六月弘又上表由是彭城
王義康代弘為司徒與之分錄

臣聞異姓為後宗周之明義親不在外有國之所先故
魯長滕君春秋所美楚出棄疾前史垂誠矧乃茂親明
德道光一時述職侯甸朝政勿及而以庶族庸陋浮華

之臣超踰先典居中贊契豈可以憲章古式緝熙治道
驃騎將軍臣義康徽猷淵邈明德彌劭敷政江漢化被
荆南措紳屬情想樂當務周旦之寄不謀同詞分陝雖
重比比為輕臣實空閤階恩踰越俯積素餐仰玷盛化
公私二三無一而可昔叔孫未進優孟見攷展季在下
減文貽譏况道隆地昵義兼前禮臣於古人無能為後
負乘竊位萬物謂何雖曰厚顏胡能以處斯亡之懼寔
疚其心乞解州錄以允民望伏願陛下遠存至公近鑑

丹款俯順朝野改授親賢豈惟下臣獲免大戾凡厥衆
隸孰不慶幸若天眷罔已脫復遲回請出臣表逮聞外
內朝議輿誦或有可擇

文帝詔報

省表遠擬隆周經國之體近述大易卑牧之志三復冲
旨良用憮然公體道淵虛明識經遠吐翼艱難勲猷光
茂俾朕獲辰居垂拱司契委成豈容高遜總錄固辭神
州使成務有缺以重朕之不德耶深存體國所望夤亮

驃騎親賢之寄地均旦爽還入內輔參贊機務輒敬從所執

又表

近冒表聞披陳愚管實冀天鑒體其至誠而奉被還詔未蒙酬察徒塵聖覽仰延優旨顧影慚惶罔識攸厝臣忝荷要重四載于今既違前史量力之誠又微古人進賢之美尸位固寵日積官謫旋觀周行興愧已厚况在親賢朝野歸德甫思引身曷云能補惟塵大典虧喪已

多不悟天眷之隆復垂恩獎名器弗毀蒙寵如舊感愚
自揆茫然無涯臣義康既摠錄百揆毗贊盛化忝廁下
風謬憑有所內朝細務庶可免竭神州任重望實兼該
臣何人斯寇竊不已為忝推遷覆敗將及就無人事之
愆必有陰陽之患伏念惟憂疹如疾首不知何理可以
自安但成旨已決渙汗難反加臣懦劣少無此志進不
能抗言陳辭以死自固退不能重繭置冰鮮食為瘠祇
畏天威遂復俯仰至於攝督所部料綜文案曹局吏役

所須不多其餘文武皆為冗長相府初建或有未充請
留職僚同事而已自此以外及諸資實一送司徒臣受
恩深重休戚是預義無虛飾苟自貶損伏願聖察特垂
許順不令誠訴其見抑奪

文帝詔報

衛軍表如此司徒宜須事力可順公雅懷割二千人配
府資儲不煩事送

謝賜河上梨表

太平御覽

奉賜河上梨一千遠方味甘每垂降及仰佩恩榮俯增
祇愧

廣陵前浦開表

伏聞廣陵前浦榛蕪歷久近復開除清源虛邃含明內
鑿瑞以數致象以類應夫如是者鸞響鳳儀可停屬而
湏矣

與八座丞郎疏

弘為衛將軍博練治體留心庶事斟酌時宜
每存優允與八座丞郎疏左丞江奧吏部郎

何尚之議並不同弘復為議
奏聞太祖詔衛軍議為允

同伍犯法無士人不罪之糾然每至詰謫輒有請訴若
垂恩宥則法廢不可行依事糾責則物以為苦怨宜更
為其制使得憂苦之衷也又主守偷五匹常偷四十匹
並加大辟議者咸以為重宜進主偷十匹常偷五十匹
死四十匹降以補兵既得小寬民命亦足以有懲也想
各言所懷

左丞江奧議

士人犯盜賊不及棄市者刑竟自在賊汙淫盜之目清
議終身經赦不原當之者足以塞愆聞之者足以鑒誠
若復雷同羣小譎以兵役愚謂為苦符伍雖比屋隣居
至於士庶之際實自天隔舍藏之罪無以相關奴客與
符伍交接所有藏蔽可以得知是以罪及奴客自是客
身犯愆非代郎主受罪也如其無奴則不應坐

右丞孔默之議

君子小人既雜為符伍不得不以相檢為義士庶雖殊

而理有聞察譬百司居上所以下不必躬親而後同坐是故犯違之日理自關今罪其養子典計者蓋義存戮僕如此則無奴之室豈得宴安但既云復士宜令輸贖常盜四十匹主守五匹降死補兵雖大存寬惠以紓民命然官及二千石及失節士大夫時有犯者罪乃可戮恐不可以補兵也謂此制可施小人士人自還用舊律

尚書郎王淮之議

昔為山陰令士人在伍謂之押符同伍有愆得不及坐

士人有罪符伍糾之此非士庶殊制寔使即刑當罪耳
夫束修之胄與小人隔絕防檢無方宜及不逞之士事
接羣細既同符伍故使糾之于時行此非唯一處左丞
議奴客與鄰伍相關可得檢察符中有犯使刑坐即事
而求有乖實理有奴客者類多使役東西分散住家者
少其有停者左右驅馳動止所須出門甚寡典計者在
家十無其一奴客在伍濫刑必衆恐非立法當罪本旨
右丞議士人犯偷不及大辟者宥補兵雖欲弘士懼無

以懲邪乘理則君子違之則小人制嚴於上猶冒犯之
以其宥科犯者或衆使畏法其心乃所以大宥也且士
庶異制意所不同

殿中郎謝元議

謂宜先治其本然後其末可理本所以探士大夫於符
而末所以檢小人耶可使受檢於小人耶士犯坐奴是
士庶天隔則士無弘庶之由以不知而押之於伍則是受
檢於小人也然則小人有罪士人無事僕隸何罪而令

坐之若以實相交關貴其聞察則意有未因何者名實殊章公私異令奴不押符是無名也民之貨財是私賤也以私賤無名之人豫公家有實之任公私混淆名實非允由此而言謂不宜坐還從其主於事為宜無奴之士不在此例若士人本檢小人則小人有過已應獲罪而其奴則義歸戮僕然則無奴之士未合宴安使之輸贖於事非謬二科所附惟制之本耳此自是辯章二本欲使各從其分至於求之管見宜附前科區別士庶於

義為美盜制按左丞議士人既終不為兵革幸可同寬
宥之惠不必依舊律於議咸允

吏部郎何尚之議

按孔右丞議士人坐符伍為臯有奴臯奴無奴輸贖既
許士庶緬隔則聞察自難不宜以難知之事定以必知
之法夫有奴不賢無奴不必不賢今多僮者傲然於王
憲無僕者怵迫於時綱是為恩之所霑恒在程卓法之
所設必加顏原求之鄙懷實所未慝謝殿中謂奴不隨

主於名分不明誠是有理然奴僕實與閭里相關今都不問恐有所失意同左丞議

又議

尋律令既不分別士庶又士人坐同伍罹謫者無處無之多為時恩所宥故不盡親謫耳吳及義興適有許陸之徒以同符合給二千石論啓丹書已未問會稽士人云十數年前亦有四族坐比被責以時恩獲停而王尚書云人舊無同伍坐所未之解恐蒞任之日偶不值此

事故耶聖明御世士人誠不憂至苦然要須臨事論通
上千天聽為紛擾不如近為定科使輕重有節也又尋
甲符制蠲士人不傳符耳令使復除亦得如之共相狎
領有違糾列了無等衰非許士人間里之外也諸議云
士庶緬絕不相參知則士人犯法庶民得不知若庶民
不許不知何許士人不知小民自非超然簡獨永絕塵
垢者比門接棟小以為意終自聞之不必須日夕來往
也右丞百司之言粗是其况如哀陵士人實與間巷關

通相知情狀乃當於冠帶小民今謂之士人便無小人之坐署為小民輒受士人之罰於情於法不其頗歟且都令不及士流士流為輕則小人令使徵預其罰便事至相糾問伍之防亦謂不同謂士人可不受同伍之譴耳罪其奴客庸何傷耶無奴客可令輸贖有修身問閭與羣小實隔又或無奴僮為衆所明者官長二千石便當親臨列上依事遣判偷五匹四十匹謂應見優量者實以小吏無知臨財易昧或由疏慢事蹈重科求之於

心常有可愍故欲小進匹數寬其性命耳至於官長以上荷蒙祿榮付以局任當正已明憲檢下防非而親犯科律亂法冒利五匹乃已為弘矣士人無私相偷四十匹理就使至此致以明罰固其宜耳並何容復加哀矜且此輩士人可殺不可謫有如諸論本意自不在此也近聞之道路聊欲共論不呼乃爾難精既衆議糾紛將不如其已若呼不應停寢謂宜集議奏聞決之聖旨

議民役奏

舊制民年十三半後十六全後當以十三以上能自營私及公故以充後而考之見事猶或未盡體之強弱不皆稱年且在家自隨力所能堪不容過苦移之公役動有定科循吏隱恤可無其患庸宰守常已有勤劇况值苛政豈可稱言乃有務在豐役增進年齒孤遠貧弱其敝尤深至令依寄無所生死靡告一身之切逃竄求免家人遠討胎孕不育巧避羅憲寔亦由之今王化惟新四方無事後召之應存乎消息十五至十六宜為半丁

十七為全

成梁

河南人
平陸令

與王弘書

太祖即位以弘定策功進司空封建安郡公
上表固辭及徐羨之等誅徵弘為侍中司徒
揚州刺史錄尚書上西征謝晦弘與驃騎彭
城王義康居守時大旱弘引咎遜位梁與弘
書弘本有退志由是固
自陳請乃降為衛將軍

僕聞軌物設教必隨時制宜世代盈虛亦與之消息夫
勢之所處非親不居是以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權軸之

要任歸二南斯前代之明暮當今之顯轍明公位極台
鼎四海具瞻劬勞夙夜義同吐握而總錄百揆兼牧畿
甸切實盛大莫之與儔天道福謙宜存挹損驃騎彭城
王道德昭備上之懿弟宗本歸源所應推先宜出據列蕃
齊光魯衛明公高枕論道變理陰陽則天下和平災害
不作福慶與大宋升隆享年與松喬齊久名垂萬代豈
不美歟

宋書

王曇首

太保弘少弟歷
侍中太子詹事

南臺不開門啟

元嘉四年太祖駕出北堂嘗使三更竟開廣莫門南臺云應須

白虎幡銀字祭不肯開門尚書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中丞傅隆以下曇首時領驍騎將

軍繼啓上特無所問更立科條

既無墨敕又闕幡祭雖稱上旨不異單刺元嘉二年雖有再開門例此乃前事之違今之守舊未為非禮但既據舊使應有疑却本末曾無此狀猶宜厥咎其不請白虎幡銀字祭致門不時開由尚書相承之矣亦合糾正

周祗

國子博士

諫高祖書

劉敬宣字萬壽彭城人為高祖寵任欲令立功晉義熙三年表遣敬宣伐蜀譙縱祇書諫不從假敬宣節監征蜀諸軍事賊固守不出敬宣糧盡軍中多疾疫引還

自義旗之建所征無不必克此可謂天人交助信順之徵也今大難已夷君臣俱泰頃五穀轉豐民無飢苦劫盜之患亦為弭息此誠漸足無事宜大寧治本蜀賊宜平六合宜一非為不爾也古人有言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今徃伐蜀萬有餘里泝流天險動經時歲

若此軍直指成都徑擒譙氏者復是將帥奮威一快之舉耳然益土荒殘野無青草成都之內殆無了遺計得彼利與今行軍之費不足相補也而今往艱險雨雪方降驅三州三吳之人投之三巴三蜀之土其中疾病死亡豈可稱計此一疑也賊必不守窮城將決力戰今我往勞困彼來甚逸若忽使師行不利人情波駭大勢挫衄此二疑也且千里饋糧士有飢色况今沂險萬里所在無儲若兵不解運漕不繼雖韓白之將何以成功此

三疑也今云可征者不過謂彼親離衆叛耳愚謂不然夫彼以一匹夫而能致今日之事若衆力離散亦何以至此官所遣兵皆烏合受募之人亦必無千人一心有前無退矣為治者固先定其內而理其外先安其近而懷其遠自頃狂狡不息誅戮相繼未可謂人和也天險如彼未可謂地利也毛修之家雖未雪不應以得死為恨劉敬宣蒙生存之恩亦宜性命仰報今將軍欲驅二死之甘心而忘國家之重計愚情竊所未安闕門之外

非所宜豫苟其有心不覺披盡

宋書 毛修之字敬文 滎陽陽武人父瑾秦梁

二州刺史為譙縱所殺故云家讎 敬宣初與父牢之 謀襲桓玄事敗奔司馬休之武帝平京口手書召敬宣 封武岡縣男拜江州刺 史故云蒙生存之恩

執友箴

四輔揚輝伐木幽林撫喬鸞飛爰逮姬哀俗遂凋成文
緣利昵朋因偽情谷風興哀繁霜夏零道之未盡弘焉
由人自室有回過門則親微言綿邈清談輟響金雖能
照塵積翳朗西河感離口悟投杖慊慊文侯友賢好學

英英燕昭禮郭致樂推誠歲寒功標松竹落落僑札遼
遼莊惠解帶一遇道映萬世人亦有言貴則易交利重
太山道輕鴻毛久而致敬見之晏平霜雪既至勁柏冬

青

枇杷賦序

昔魯季孫有嘉樹韓宣子賦譽之屈原離騷亦著橘賦
至枇杷樹寒暑無變負雪揚華余植庭圃遂賦之云

徐廣

字野民東莞姑幕人晉都水使者藻之子仕
晉惠祕書監宋禪拜中散大夫元嘉二年卒

晉李太皇太后服議

后簡文宮人出本微生孝武帝即位尊為太后安帝

時尊為太皇太后隆安四年薨朝廷疑其服廣為祠部郎議從之 晉書尚書左僕射何

澄右僕射王雅尚書車胤

孔安國祠部郎徐廣等議

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禮制備盡情理彌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人之號僖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嫵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為祖母後齊哀三年服

宋書 晉禮志未云

齊哀菴杜氏通典未云齊哀周永安皇后無服但一舉
哀百官亦一周於是帝服齋哀三年百條服周彌晉
書作兼僖公作昭公通典
又作文公遂服書作追服

太常殷茂議

以下
通典

太皇太后名稱雖尊而據非正體主上纂承宗祖不宜
持重謂齋服為安

廣又問

若以魯侯所行失禮者左傳不見譏責而漢代持服與
正嫡無異殷太常所上服事於禮中尋求俱無明文然

僕之所言專據春秋也

車胤答

漢代皆服重且大體已定此當無復翻草耶

獻高祖書

廣歷轉正員常侍領著作義熙六年高祖輔政時有風雹為災廣獻書

風雹變未必為災古之聖賢輒懼而修己所以興政化而隆德教也嘗忝服事宿眷未忘思竭塵露率誠于習明公初建義旗匡復宗社神武應運信宿平夷且恭謙儉約虛心匪懈來蕪之化功用若神頃事故既多刑德

竝用戰功殷積報叙難盡萬機繁湊因應難速且小細
煩密羣下多懼又穀帛豐賤而民情不勸禁司互設而
劫盜多有誠由俗弊未易整而望深未易炳追思義熙
之始如有不同何者好安願逸萬物之大趣習舊駭新
凡識所不免要當俯順羣情抑揚隨俗則朝野歡泰具
瞻允康矣言無可採願矜其愚款之志

宋書

告老表

永初元年拜中散大夫上表辭之

臣年時衰老朝敬永闕端居都邑徒增替怠臣墳墓在

晉陵臣又生長京口戀舊懷遠每增感慕心息道玄謬荷
朝恩忝宰此邑乞相隨之官歸終桑梓微志獲申殞沒
無恨

東宮頌

初學記

禮樂承軒典冊授庭命服唯九龍旗鸞旌

孔琳之

字彥琳會稽山陰人晉義熙初遷尚書吏部郎宋國侍中歷祠部尚書景平元年卒

廢錢用穀帛議

琳之辟本國常侍桓玄輔政議欲廢錢用穀帛琳之議諫又議

肉刑不可復立好人

附悅是以不見知

洪範八政以貨次食豈不以交易之資為用之至要者乎若使不以交易百姓用力于為錢則是妨其為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四民各肆其業何嘗致勤於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運置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為寶本充衣食今分以為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于商販之手耗棄于割截之用此之為敝著于自曩故鍾繇曰巧偽之民競蘊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

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為用錢
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用由於兵亂積久自至
于廢有由而然漢末是也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
其財今括囊天下之穀以周天下之食或倉庾充衍或
糧靡斗儲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之之道實假于錢
一朝斷之便為棄物是有錢無糧之民皆坐而饑困此
斷錢之立敝也今據用錢之處不為貧用穀之處不為
富又民習來久革之必惑語曰利不百不易業况又錢

便于穀耶魏明帝時錢廢穀用三十年矣以不便於民
乃舉朝大議精力達治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民無異
情朝無異論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
於已試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累巨萬故欲行之利公
富國斯殆不然昔晉文後舅犯之謀而先成季之信以
為雖有一時之勲不如萬世之益于時名賢在列君子
盈朝大謀天下之利害將定經國之要術若穀實便錢
義不昧當時之近利而廢永用之通業斷可知矣斯實

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張耳近孝武之末天下無事時和
年豐百姓樂業便自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驗之事
實錢又不妨民也頃兵革屢興荒饉荐及饑寒未振實
此之由公既援而拯之大革視聽弘敷本之教明廣農
之科敬授民時各順其業遊蕩知反務末自休固以南
畝競力野無遺壤矣於是以往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

卹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廢錢

運置南史作難運勞毀
作勞煩三十作四十

以貨次食晉書作貨為食次運置作難運度作庫衍作
溢精力達治作精才達政民無作下無事實作實事各

順作
各從

復肉刑議

唐虞象刑夏后立辟蓋溥溥既異致化寔同寬猛相濟
惟變所適書曰刑罰世輕世重言隨時也夫三代風純
而事簡故罕蹈刑辟季末俗巧而務殷故動陷憲網若
三千行于叔世必省踊貴之尤此五帝不相循法肉刑不
可悲復者也漢文發仁惻之意傷自新之路莫由革古
創制號稱刑厝然名輕而實重反更傷民故孝景嗣位

輕之以緩緩而民慢又不禁邪期於刑罰之中所以見
美在昔歷代詳論而未獲厥中者也兵荒後罹法更多
棄市之刑本斬右趾漢文一謬承而弗革所以前賢恨
恨議之而未辯鍾繇陳羣之意雖小有不同而欲右趾
代棄市若從其言則所活者衆矣降死之生誠為輕法
然人情慎顯而輕昧忽遠而驚近是以盤盂有銘韋弦
作佩况在小人尤其所惑或目所不睹則忽而不戒日
陳於前則驚心駭矚由此言之重之不必不傷輕之不

必不懼而可以全其性命蕃其產育仁既濟物功亦益
衆又今之所患逋逃為先屢叛不革宜令逃身靡所亦
以肅戒未犯永絕惡原至於餘條宜依舊制豈曰允中

貴獻管穴

實同南史作不同
同恨恨作悵悵

別議四條

琳之歷太尉主簿尚書左丞揚州治
中從事史所居著績衆官獻便宜議

者以為宜修庠序郵典刑審官方明黜陟舉
逸拔才務農簡調琳之獨於衆議之外別建

言

夫璽印者所以辯章官爵立契符信官莫大於皇帝爵

莫尊於公侯而傳國之璽歷代迭用襲封之印奕世相傳貴在仍舊無取改作今世唯尉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羣官每遷悉改討尋其義私所未達若謂官各異姓與傳襲不同則未若異代之為殊也若論其名器雖有公卿之貴未若帝王之重若以或有誅夷之臣忌其凶穢則漢用秦璽延祚四百未聞以子嬰身戮國亡而棄之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於傳璽人臣衆僚之卑何嫌於即印載籍未聞其說推例自乖其准而終年刻

鑄喪功消實金銀銅炭之費不可稱言非所以因循舊
貫易簡之道愚謂衆官即用一印無煩改作若有新制
官又官多印少文或零失然後乃鑄則仰裨天府非唯

小益

送南史作通
愚謂作愚請

又

凶門柏裝不出禮典起自末代積習生常遂成舊俗爰
自天子達於庶人誠行之有由卒革必駭然苟無關于
情而有愆禮度存之未有所明去之未有所失固當式

遵先典釐革後認况復兼以游費實為民患者乎凡人
士喪儀多出閭里每有此須動十數萬損民財力而義
無所取至于寒庶則人思自竭雖復室如懸磬莫不傾
產殫財所謂葬之以禮其若此乎謂宜謹遵先典一罷
凶門之式表以素扇足以示凶

又

昔事故飢荒米穀綿絹皆貴其後米價登復而絹于今
一倍綿絹既貴蠶業者滋雖勤厲兼倍而貴猶不息愚

謂致此良有其由昔事故之前軍器正用鎧而已至於袍襖襠襠必俟戰陣實在庫藏永無損毀今儀從直衛及邀邏使命有防衛送迎悉用袍襖之屬非唯一府衆軍皆然綿帛易敗勢不支久又畫以禦寒夜以寢卧曾未周年便自敗裂每絲綿新登易折租以市又諸府競收動有千萬積貴不已實由于斯私服為之難貴官庫為之空盡愚謂若侍衛所須固不可廢其餘則依舊用鎧小小使命送迎之屬止宜給仗不煩鎧襖用之既簡

則其價自降

又

夫不耻惡食唯君子能之肴饌尚奢為日久矣今雖改張是弘而此風未革所甘不過一味而陳必方丈適口之外皆為悅目之費富者以之示夸貧者為之單產眾所同鄙而莫能獨異愚謂宜粗為其品使奢儉有中若有不改加以貶黜則德儉之化不日而流

劾尚書令徐羨之奏

琳之永初二年為御史中丞劾奏羨之自是百僚震

肅莫敢

犯禁

臣聞事上以奉憲為恭臨下以威嚴為整然後朝典惟
明莅衆必肅斯道或替則憲綱其頽臣以今月七日預
皇太子正會會畢車去并猥臣停門侍闕有何人乘馬
當臣車前收捕驅遣命去何人罵詈收捕諮審欲錄每
有公事臣常慮有紛紜語令勿問而何人獨罵不止臣
乃使錄何人不肯下馬連叫大喚有兩威儀走來擊臣
收捕尚書令省事倪宗又率威儀手力擊臣下人宗云

中丞何得行凶敢錄令公人凡是中丞收捕威儀悉皆
縛取臣敕下人一不得鬪凶勢輒張有頃乃散又有羣
人就臣車側錄收捕樊馬子牙行築馬子頓伏不能還
臺臣自錄非本無對校而宗敢乘勢凶恣篡奪罪身尚
書令臣羨之與臣列車紛紜若此或云羨之不禁或云
羨之禁而不止縱而不禁既乖國憲禁而不止又不經
通陵犯監司凶聲彰赫容縱宗等曾無糾問虧損國威
無大臣之體不有準繩風裁何寄羨之內居朝右外司

輦轂位任隆重百辟所瞻而不能弘惜朝章肅是風軌
致使宇下縱肆陵暴憲司凶赫之聲起自京邑所謂已
有短垣而自踰之又宗為篡奪之主縱不糾問二三虧
違宜有裁貶請免羨之所居官以公還第宗等篡奪之
愆已屬掌故御史隨事檢處

武帝詔報

小人難可檢御司空無所問餘如奏

孔璠之

艾贇

論藹靈艾蔚彼修坂混區羣卉理深用遠

劉柳

南陽涅陽人仕晉江州刺史入宋歷尚書右僕射左光祿大夫

與高祖薦周續之

續之字道祖鴈門廣武人入廬山事沙門慧遠與劉遺民陶潛號為潯陽三隱柳為江州刺史薦之高祖辟為太尉掾不就

臣聞恢耀和肆必在蕪城之寶翼亮崇本宜紆高世之
逆是以渭濱佐周聖德廣運商洛匡漢英業乃昌伏惟

明公道邁振古應天繼期游外暢于冥內體遠形于應
近雖汾陽之舉輟駕於時艱明揚之旨潛感於窮谷矣
竊見處士鴈門周續之清真貞素思學鉤深弱冠獨往
心無近事性之所遣榮華與飢寒俱落情之所慕巖澤
與琴書共遠加以仁心內發義懷外亮留愛昆卉誠著
桃李若升之宰府必鼎味斯和濯纓儒官亦王猷遐緝
臧文不知失在降賢言偃得人功由升士願照其丹款

不以人廢言

宋書

孔寧子

會稽人歷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

陳高祖損益奏

甯子為高祖太尉主簿陳損益

隆化之道莫先於官得其才枚卜之方莫若人慎其舉
雖復因革不同損益有物求賢審官未之或改師錫僉
曰煥乎欽明之誥拔茅征吉著於幽賁之又晉師有成
瓜衍作賞楚乘無入為賈不賀今舊命惟新幽人引領
韶之盡美已備於振綱武之未盡或存於理目雖九官
之職未可備舉親民之選尤宜在先愚欲使天朝四品

官外及守牧各舉一人堪為二千石長吏者以赴選官
隨缺叙用得賢受賞失舉任罰夫惟帝之難豈庸識所
易然舉爾所知非求多人因百官之明孰與一識之見
執咎在已豈容徇物之私今非以選曹所詮果於乖謬
衆職所舉必也惟良蓋宜使求賢闢其廣塗考績取其
少殿若才實拔羣進宜尚德治阿之宰不必計年免徒
之守豈限資秩自此以還故當才均以資資均以地宰
莅之官誠曰吏職然監觀民瘼翼化宣風則隱厚之求

急於刀筆能事之功撫於德心以此論才行之年歲豈
惟政無秕蠹民庀手足而已將使公路日清私請漸塞
士多心競仁必由已處士砥自求之節任子藏交馳之
情寤子庸微不識治體冒昧陳愚退懼違謬

宋書

水贊

澄鑒無虛積之成川湍飛瑩谷激石冷然

井頌

天高聽卑載厚流謙揮鋒既擊跪拜亦霑惟益有作德

遠事兼明王用汲人具爾瞻

宋文紀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紀卷八

明 梅鼎祚 編

徐羨之

字宗文東海郟人晉末爲桓脩撫軍中兵曹參軍入宋以佐命封南昌縣公與傅亮

謝晦等廢少帝而弑之
歷位司徒爲文帝併誅

母周薶男刑議

朱興妻周有男道扶三歲病瘡

生薶之爲姑女所告坐棄市刑
羨之爲尚書僕射議上從之

自然之愛虎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顯戮臣以爲法律之外故尚弘物之理母之即刑由子明法爲子之道焉

有自容之地雖伏法者當臯而在宥者靡容愚謂可特
申之遐裔

請武皇帝敬皇后配享奏

永初三年九月少帝
即位司空徐羨之尚

書令傅亮等
上奏詔可

臣聞崇德明祀百王之令典憲章天人自昔之所同雖
因草殊時質文異世所以本情薦教其揆一也伏惟高
祖武皇帝允協靈祇有命自天弘日靜之勤立蒸民之
極帝遷明德光宅八表太和宣被玄化遐通陛下以聖

德嗣徽道孚萬國祭禮久廢思光鴻烈饗帝嚴親今實
宜之高祖武皇帝宜配天郊至于地祇之配雖禮無明
文先代舊章每所因循魏晉典故足為前式謂武敬皇
后宜配北郊蓋述懷以追孝躋聖敬於無窮對越兩儀
允洽幽顯者也明年孟春有事於二郊請宣攝內外詳
依舊典

廢廬陵王義真奏

義真為高祖第二子少帝初為南豫州刺史鎮歷陽多所

求索羨之等每裁量不盡與深怨執政表求還都而少帝失德羨之等密謀廢立次第應

在義真以義真輕詆不任主社稷因其與少
帝不協乃奏廢為庶人徙新安及廢少帝遣
使殺之

臣聞二叔不咸難結隆周淮南悖縱禍興盛漢莫不義
以斷恩情為法屈二代之事殷鑒無遠仁厚之主行之
不疑故共叔不斷樂傾鄭國劉英容養釁廣難深前事
之不忘後王之成鑒也案車騎將軍義真凶忍之性爰
自稚弱咸陽之酷醜聲遠播先朝猶以年在紈綺冀能
改厲天屬之愛想聞革心自聖體不豫以及大漸臣庶

憂惶內外屏氣而縱博酣酒日夜無輟肆口縱言多行
無禮先帝貽厥之謀圖慮經固親敕陛下詔臣等若
遂不悛必加放黜至言苦厲猶在紙翰而自茲迄今日
月增甚至今委棄藩屏志還京邑潛懷異圖希幸非冀
轉聚甲卒徵召車馬陵墳未乾情事猶昨遂蔑棄遺旨
顯違成規整棹浮舟以示歸志肆心專已無復諮承聖
恩低徊深垂隱忍屢遣中使苦相敦釋而親對散騎侍
郎邢安泰廣武將軍茅仲思縱其悖罵訕主謗朝此久

播於遠近暴於人聽臣聞原火不撲蔓草難除青青不
伐終致尋斧况憂深患著社稷慮切請一遵晉朝武陵
舊典使顧懷之旨不墜於武廟全宥之德獲申於昵親
仰尋感慟臨啟悲咽

上少帝乞屏退表

高祖永初三年十月魏明元
帝自率眾侵河南至少帝景

和元年連兵不解司州刺史毛德祖戍虎牢
每戰多破之魏遣安平公涉歸懽能健等圍
虎牢二百日無日不戰德祖動兵殆盡而檀
道濟諸救軍畏敵兵盛不敢進虎牢遂陷德
祖見執司空徐羨之尚書傅亮
領軍將軍謝晦上表自罪不許

去年魏人縱肆陵暴河南司州刺史臣德祖竭誠盡力
抗對強寇孤城獨守將涉暮年救師淹緩舉城淪沒聖
懷垂悼遠近嗟傷陛下殷憂諒闇委政自下臣等謀猷
淺蔽託付無人遂令致節之臣抱忠傾覆將士殲辱王
略虧挫上隆先規下貽國恥稽之朝典無所辭責雖有
司撓筆未加準繩豈宜尸祿昧安殊寵乞蒙屏固以申
國法

上文帝歸政表

元嘉二年羨之與左光祿大夫傅亮上表歸政三奏乃許之

臣聞元首司契運樞成務臣道代終事盡宣翼寬旒之道理絕于上皇拱己之事不行于中古故高宗不言以三齡為斷冢宰聽政以再期為節百王以降罔或不然陛下聖德紹興負荷鴻業億兆顒顒思陶盛化而聖旨謙挹委成羣司自大禮告終鑽燧三改大明佇照遠邇傾屬臣等雖率誠屢聞未能仰感敢籍品物之情謹因蒼生之志伏願陛下遠存周文日昃之道近思王室締造之艱時攬萬機躬親朝政廣闢四聰博詢庶業則雍

熙可臻有生幸甚

重奏

近陳寫下情言為心罄奉被還詔鑒許未回豈惟愚臣
秉心有在詢之朝野人無異議何者形風四方寔繫王
德一國之事本之一人雖世代不同時殊風異至于主
運臣贊古今一揆未有渾心委任而休明可期此之非
宜布自遐邇臣等荷遇二世休感以均情為國至豈容
順默重披丹心冒昧以請

又奏

比表披陳辭誠俱盡詔旨冲遠未垂聽納三復屏營伏
增憂歎臣聞克隆先構幹蠱之盛業昧且不顯帝王之
高義自皇宋創運英賢有造殷憂未闕艱患仍纏賴天
命有底聖明承業時屯國故猶在民心太山之安未易
可保昏明隆替繫在聖躬斯誠周詩夙興之辰殷王待
旦之日豈得無為拱已復玄古之風逡巡虛挹狗匹夫
之事伏願以宗廟為重百姓為心弘大業以嗣先軌隆

聖道以增前烈愚瞽所獻情盡於此

翠龜表

初學記

句容縣人獲龜一頭體披素毫騰路飛集

傅亮

字季友北地靈州人晉司隸咸孫仕晉中書黃門侍郎入宋佐命封建城縣公歷中書監

尚書令加左光祿

大夫開府被誅

為宋公修張良廟教

義熙十二年高祖北討軍次留城經張良廟下令文

遜傳

亮撰

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微管之歎撫事彌深張子房道

亞黃中照隣殆庶風雲玄感蔚為帝師夷項定漢大拯
橫流固已叅軌伊望冠德如仁若乃神交圯上道契商
洛顯默之際宵然難究淵流浩濊莫測其端矣塗次舊
沛佇駕留城靈廟荒頓遺像陳昧撫跡懷人永歎寔深
過大梁者或佇想于夷門游九原者亦留連於隨會擬
之若人亦足以云可改構棟宇修飾丹青蘋繁行潦以
以時致薦抒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主者施行

文選
在宋書

作存玄作言淵流浩濊作流淵浩頓作殘夷頓二
二句書上下異永嘆寔深作慨然永歎棟宇作棟楠

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

夫褒賢崇德千載彌光尊本敬始義隆自遠楚元王積
仁基德啓蕃斯境素風道業作範後昆本支之祚實隆
鄙宗遺芳餘烈奮乎百世而丘封翳然墳塋莫剪感遠
存往慨然永懷夫愛人懷樹甘棠且猶勿翦追甄墟墓
信陵尚或不泯况瓜瓞所興開源自本者乎可蠲復近

墓五家長給灑掃便可施行

泯宋書
作絕

修復前漢諸陵教

夫信陵之墳守衛無曠展季之壘樵蘓有刑彼匹夫懷
道列國陪隸猶見禮異世取貴鄰邦漢高撥亂反正大
造區宇道拯橫流功高百代盛德之烈義在不泯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五陵晉文帝崇陽陵
武帝峻陽陵宣帝高

原陵景帝峻平
陵及惠帝陵也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旂西邁將屆舊京威懷司雍河
流遙疾道阻且長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伐木通徑
淹引時月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

城闕為墟宮廟隳頓鐘虜空列觀宇之餘鞠為禾黍塵
里蕭條鷄犬罕音感舊永懷痛心在目以其月十五日
奉謁五陵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
老淹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
修之等既開剪荆棘繕修毀垣職司既備蕃衛如舊伏
惟聖懷遠慕兼憫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
奉表以聞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臣聞崇賢旌善王化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故司勲
東策在勤必記德之休明沒而彌著故尚書左僕射前
軍將軍臣劉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內竭謀猷外勤
庶政密勿軍國心力俱盡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敷讚
百揆翼新大猷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撫寧之勲實洽
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方宣讚盛化緝隆聖世志
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榮哀既備寵靈
已泰臣伏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外虞既殷內難

亦荐時屯世故靡有寧歲臣以寡劣負荷國重實賴穆
之匡翼之勲豈唯讜言嘉謀溢于民聽若乃忠規密謨
潛慮帷幕造事詭辭莫見其際事隔于皇朝功隱于視
聽者不可勝紀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出征入輔幸
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履謙居寡守
之彌固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以勲高當年而茅
土弗及撫事永念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
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秩於善人臣契

闕屯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是以獻其乃懷

布之朝聽所啟上合請付外詳議

竭書作端大猷作王化寧作寄既作兼奉

作厚荐作結勝作稱茅土作茅社傷作念夷作泰忠規遠畫惜慮密謨造膝詭詞

為劉毅軍敗自解表

遂令敵人內侮兵纏紫極聖朝肝膽社稷幾殆稽之典
刑罪不容宥賴天祚有底冢宰靈武長蛇剪毒醜類宵
遯今畿甸告寧四封有截臣元覺大責既積朝野察榆
之效又無與立而聖恩含宥弛其徽墨偏私之譏既彰

民聽况可重荷岳牧之任復當推轂之重

讓尚書僕射表

自皇基肇創豫班策勲纖善微績未聞朝野百揆治樞
摠貳殷要誠非庸臣所宜叨擬臣聞權衡既懸錙銖靡
遁厲駕習驥終莫之近敗駕傷錦備之前誥必將上增
國垢下招私黷

尚書八座封諸皇弟皇子奏

臣聞懿親廣樹聖王所先明德並建古之休典所以維

城皇代盤石帝基內衛畿服外綏四海者也第某皇弟
皇子等神姿穎哲大成俱茂地均魯衛德兼庸賢顯進
徽號啓建疆宇弘道作屏光翰邦家並可封郡王

司徒劉穆之碑

公諱穆之字道和彭城人也公膺陶鈞之秀範該生民
之上操三變肇於弱容九德充於初迪文明在中柔順
暢於事業敬以直內義讓洽於州黨時元凶竄遁擁據
荆沔乘輿播幸越蹈九江公率先羣后電發川涓獎懷

本之衆勵思奮之士桓謙籍累葉之資徐覆忸驟勝之
鋒習亂之徒若蝟毛而起內懷根本之虞外通首尾之
勢公靈武獨運竒謨內湛鞠旅陳衆視險若夷飛雲西
泝則水截鯨鯢乘轅東指則陸殪長蛇迴累碁之危成
維山之固豐功茂勲大造于王室溥風懿化永結于荆
南銘曰二儀發揮川嶽協靈外恢溫雅內鏡文明懷仁
履順蘊義居貞煌煌袞衣禮亦隆止翼翼素心亮終如
始夷情升降一色愠喜訓儉於物復禮克己

侍中王公碑

體亞黃中道及微管元勳盛德光于晉載于時運距无
妄陵夷有漸至于兵纏象魏壘結四郊公以民望晉朝
居疑間之際懷方履順處艱以貞顛沛不能迴其操彊
禦無以蕩其守鏖矣公侯乘和挺生識深冬潭文艷春
榮爰初素履好是冲默亦既端委振風育德

故安成太守傅府君銘

爰自漢季以及晉朝高名遠德係軌于時貞風亮節流

聲累葉君承世德之芳流蕩二象之淑靈含章蘊粹佩
蘭藉蕙韋帶飯蔬朝不及夕不以棲遲改其閑不以隱
約迴其操揚生所為夕幽而不改隋和之德者其斯之
謂與棲心古烈擬踵前修淹流孔老宛然內求于言中
倫庸行歸周神之聽之匪明匪幽

與沈林子書

高祖踐阼封林子漢壽縣伯食邑
六百戶固辭不許亮與林子書

班爵疇勲厯代常典封賞之發簡自帝心主上委寄之

懷實參休否誠心所期同國榮戚政復是卿諸人共弘
建內外耳足下雖存挹退豈得獨為君子耶

與謝晦書

晦初與亮徐羨之等廢少帝為營陽王尋弒
之而迎立太祖及出為荊州刺史上欲誅羨
之等并討晦聲言北伐拜京陵治裝舟艦亮
與晦書又言朝士多諫北伐上當遣外監萬
幼宗往相諮訪晦以示諮議參軍何承天曰
計幼宗一二日必至傳公慮我好事故先遣
此書使承天豫為答詔啓草伐魏
宜須明年尋起兵東下戰敗伏誅

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

與蔡廓書

廊博涉羣書言行以禮補御史中丞多所糾
奏時亮為中書令學冠當時朝廷儀典皆取
定于亮每諮廓然後施行時疑揚州刺史
廬陵王義真朝堂班次亮與廓書廓答

揚州自應著刺史服耳然謂坐起班次應在朝堂諸官
上不應依官次坐下足下試更尋之詩序云王姬下嫁
於諸侯衣服禮秩不係其夫下王后一等推王姬下王
后一等則王子居然在王公之上陸士衡起居注式乾
殿集諸皇子悉在三司上今抄疏如別又海西即位赦

文太宰武陵王第一撫軍將軍會稽王第二大司馬第
三大司馬位既最高又都督中外而次在二王之下豈
非下皇子耶此文今具在也永和中蔡公為司徒司馬
簡文為撫軍開府對錄朝政蔡為正司不應反在儀同
之下而于時位次相王在前蔡公次之耳諸例甚多不
能復具疏揚州反乃居卿君之下恐此失禮宜改之耶

並宋
書

蔡廓答傅亮書

揚州位居鄉君之下常亦惟疑然朝廷以位相次不以本封復無明文云皇子加殊禮齊獻王為驃騎孫秀來降武帝欲優異之以秀為驃騎轉齊王為鎮軍在驃騎上若如足下言皇子使在公右則齊王本次自尊何改鎮軍令在驃騎上明知故依見位為次也又齊王為司空賈充為太尉俱錄尚書署事常在充持節都督下足下復思之

宋書

演慎論

亮初見世路屯險
著論名曰演慎

大道有言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易曰括囊无咎慎不
害也又曰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文王小心大
雅詠其多福仲由好勇馮河貽其苦箴虞書著慎身之
譽周廟銘陞坐之側因斯以談所以保身全德其莫尚
於慎乎夫四道好謙三材忌滿祥萃虛室鬼瞰高屋豐
室有部家之灾鼎食無百年之貴然而狗欲厚生者忽
而不戒知進忘退者曾莫之懲前車已摧後鑿不息乘
危以庶安行儉而徼倖於是有顛墜覆亡之禍殘生夭

命之釁其故何哉流溺忘反而以身輕於物也故昔之君子同名爵於香餌故傾危不及思憂患而豫防則針石無用洪流壅於涓涓合拱挫於纖葉介焉是式色斯而舉悟高鳥之風逝鑑醴酒而投絃夫豈救著而後謀通患結而後思復云爾而已哉故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言防萌也夫單以營內喪表張以治外失中齊秦有守一之敗偏恃無兼濟之功冰炭滌于胃心巖墻絕于四體夫然故形神偕全表裏寧一營魄內澄百骸外

固邪氣不能襲憂患不能及然可以語至而言極矣夫以稔子之抗心希古絕羈獨放五難之根既拔立生之道無累人患殆乎盡矣徒以忽防於鍾呂肆言於禹湯禍機發於毫端逸翮鍛于亟舉觀夫貽書良友則匹厚味於甘醪更比美言於疾疾而其懼患也若無轡而乘奔其慎禍也猶履冰而臨谷或振褐高樓揭竿獨徃或保約違豐安於卑位故漆園外楚忌在龜犧商洛遐邈畏此駟馬平仲辭邑殷鑒于崔慶張臨挹滿灼戒乎桑

霍若君子覽茲二塗則賢鄙之分既明全喪之實又顯
非知之難慎之維艱慎也者言行之樞管乎夫據圖揮
刃愚夫弗為臨淵登峭莫不惴慄何則害交故慮篤患
切而懼深故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慎微之謂也故
庖子涉族怵然為戒差之一毫弊猶如此况乎觸害犯
機自投死地禍福之具內克外斥陵九折於卽隸泛衝
波於呂梁傾側成於俄頃性命哀而莫救嗚呼嗚呼故
語有之曰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爾言

慎而已矣

感物賦序

亮白衣儒生僥倖際會既居宰輔兼
摠重權少帝失德內懷憂懼作感物

賦以寄

其意焉

余以暮秋之月述職內禁夜清務隙遊目藝苑于時風
霜初戒蟄類尚繁飛蛾翔羽翩翩滿室赴軒幌集明燭
者必以焦滅為度雖則微物矜懷者久之退感莊生異
鵲之事與彼同迷而忘反鑒之道此先師所以鄙智及
齊客所以難目論也悵然有懷感物興思遂賦之云爾

謝瞻

字宣遠一名樵字通遠陳郡陽夏人歷豫章太守

臨終遺弟晦書

晦字宣明歷中書令撫軍將軍荊州刺史

晦建佐命之功任寄隆重瞻愈憂懼在郡遇疾不肯自治幸于不永疾篤還都臨終遺晦

吾得啓體幸全歸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厲為

國為家

並宋書

謝晦

字宣明陳郡陽夏人晉東陽太守朗孫初為高祖太尉叅軍遷中領軍以佐命功封武昌

縣公歷領中書監預謀廢立出都督荊州刺史罪誅

奉文帝自理表

晦既與徐羨之等廢立出為荊州刺史文帝誅羨之等及晦子

弟凶問至便發兵三萬人東下奉表自理時
帝先已戒嚴諸軍相次進路尚書符荊州晦
亦移檄京邑至江口又上

表戰敗執送京師伏誅

臣階緣幸會蒙武皇帝殊常之眷外聞政事內謀帷幄
經綸夷險毗贊王業預佐命之勲膺山河之賞及先帝
不豫導揚末命臣與故司徒臣羨之左光祿大夫臣亮
征北將軍臣道濟等並升御床跪受遺詔載貽話言託
以後事臣雖凡淺感恩自厲送往事居誠貫幽顯速營
陽失德自絕宗廟朝野岌岌憂及禍難忠謀協契狗骨

忘已援登聖朝維新皇祚陛下馳傳乘流曾不懼疑臨
朝慙懃增崇封爵此則臣等赤心已亮于天鑒遠近萬
邦咸達于聖旨若臣等志欲專權不顧國典便當協翼
幼主孤背天日豈復虛館七旬仰望鸞旂者哉故廬陵
王於營陽之世屢被猜嫌積怨犯上自貽非命天祚明
德屬當運昌不有所廢將何以興成人之美春秋之高
義立帝清館臣節之所司耿弇不以賊遺君父臣亦何
負于宋室耶况釁結閔牆禍成畏逼天下耳目豈伊可

誣臣忝居蕃任乃誠匪懈為政大小必先啟聞糾剔羣
蠻清夷境內分留弟姪並侍殿省陛下聿遵先志申以
婚姻童稚之日猥賀齒召薦女遷子合門相送事君之
道義盡於斯臣羨之總錄百揆翼亮三世年耆乞退屢
抗表疏優旨綢繆未垂順許臣亮管司喉舌恪虔夙夜
恭謹一心守死善道此皆皇宋之宗臣社稷之鎮衛而
讒人傾覆妄生國釁天威震怒加以極刑并及臣門同
被孥戮雖未知臣道濟問推理即事不容獨存先帝顧

託元臣翼命之佐，剿于佞邪之手，忠貞匪躬之輔，不免夷滅之誅。陛下春秋方富，始覽萬機，民之情偽，未能鑒悉。王弘兄弟輕躁，昧進王華猜忌，忍害規弄，威權先除。執政以逞其欲，天下之人知與不知，孰不為之痛心憤怨者哉！臣等見任先帝垂二十載，小心謹慎，無纖芥之愆。伏事甫僉，而嬰若斯之罪，若非先帝繆于知人，則為陛下未察愚款，臣去歲末使，反得朝士及殿省諸將書，竝言嫌隙已成，必有今日之事。臣推誠仰期，罔有二心，不

圖姦回潛遘理順難恃忠賢隕朝愚臣見襲到彥之蕭
欣等在近路昔白公稱亂諸梁嬰冑惡人在朝趙鞅入
伐臣義均休戚任居分陝豈可顛而不扶以負先帝遺
旨輒率將士繕治舟甲須其自送投袂撲討若天祚大
宋卜世靈長義師克振中流清蕩便當浮舟東下戮此
三豎申理寃恥謝罪闕廷雖伏鎖赴錢無恨于心伏願
陛下遠尋永初託付之旨近存元嘉奉戴之誠則徵臣
丹款猶有可察臨表哽慨言不自盡

尚書符荊州討謝晦

禍福無門逆順有數天道微於影響人事鑒於前圖未有蹈義而福不近從德而禍不至也故智計之士審敗以立功守正之臣臨難以全節徐羨之傅亮謝晦安忍鴆殺獲罪於天明教所極政刑所取已遠暴四海宣於聖詔羨之父子亮及晦息電斷之初竝即大憲復王室之讎據義夫之憤國典澄明人神感悅三姓同罪既擒其二晦之室屬縲仆獄戶苟幽明所怨孤根易拔以順

卷八
卷八
討逆雖厚必萌然歸死難圖獸困則噬是以爰整其旅
用為過防京師之衆天下雲集士練兵精大號響震使
持節中領軍佷山縣開國侯到彥之率羽林選士果勁
二萬雲旂首路組甲曜川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兗
州之江北淮南青州徐州之淮陽下邳琅邪東莞七郡
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永修縣開國公檀道濟
統勁銳武卒三萬戈船蔽江星言繼發千帆俱舉萬棹
遙征散騎常侍驍騎將軍段宏鐵馬二千風驅電擊步

自竟陵直至鄢郢又命征虜將軍雍州刺史劉粹控河
陰之師衝其巢窟湘州刺史張劭提湘川之衆直據要
害巴蜀杜荆門之險秦梁絕丹圻之逕雲網四合走伏
路盡然後鑿輿効駕六軍鵬翔警蹕前驅五牛整飾雖
以英布之氣彭寵之資登陴無名授兵誰御加以西土
之人咸沐皇澤東吳將士懷本首丘必不自陷罪人之
黨橫為亂亡之後置軍則魚貫嬰城則鳥散其勢然矣
聖上愍懃哀愍其罪由晦士民何辜是用一分前塵宣

示朝旨符到其即共收擒晦身輕舟護送若已猖獗先
事阻衛宜翻然背亂相率歸朝頃大刑所加洪恩曠洽
傅亮三息特蒙全宥晦同產以下羨之諸姪咸無所染
况彼府州文武並列王職荷國榮任身雖在外乃心辰
極夫轉禍貴速後機則凶遂使王師臨郊雷電皆至噬
臍之恨亦將何及

移京邑檄

王室多故禍難荐臻營陽失德自絕宗廟廬陵王構闔

有本屢被猜嫌且居喪失禮遐邇所具積怨犯上自貽
非道羣后釋位爰登聖明亂之未乂職有所係按車騎
大將軍王弘侍中王曇首謬蒙時私叨竊權要弘於永
初之始實荷不世之恩元嘉之讓自謂任遇淳淺進誣
先皇委誠之寄退長嫌隙異同之端曇首徃因使下訪
以今上起居不能光揚令德彰於朝聽其言多誣故不
具說王華賊亡之餘賞擢之次先帝常見訪逮庶有一
分可取而華稟性凶猜多所忍害曩者縱人入城託疾

辭事此都士庶咸所聞知以其所啓及上手答示宗叔
獻又令宣告徐傅二公及周糾使下又令見咨云欲自
攬政事求離任還都并令曇首具述此意又惠觀道人
說外人告華及到彥之謀反不謂無之城內東將數日
之內操戈相待華說數為秋富所譖常不自安凡此諸
事豈有忠誠冥契若此者耶自以父亡道側情事異人
外絕酒醴而宵飲是恣酒貌癡心狂行失檢凡厥士庶
誰不側目又常歎宰相頓有數人是何憤憤規總威權

不顧國典保祐皇家者罹屠戮之誅効勤社稷者致殲
夷之禍搢紳之徒孰不忼慨遂矯違詔旨遣到彥之蕭
欣之輕舟見襲即日監利左尉露檄衆軍已至揚子雖
以不武忝荷蕃任國家艱難悲憤兼集若使小人得志
君子道消凡百有殄瘁之哀蒼生深橫流之懼輒糾勒
義徒繕治舟甲舳艫巨川駟介蔽野武夫鷲鳥人百其
誠今遣南蠻司馬寧遠將軍庾登之統叅軍事建武將
軍建平太守安泰宣威將軍昭弘宗叅軍事宣威將軍

王紹之等精銳一萬前鋒致討南蠻叅軍振武將軍魏
像統叅軍事宣威將軍陳珍虎旅二千叅軍事建威將
軍新興太守賀愔甲卒三千相係取道南蠻叅軍振威
將軍郭卓鐵騎二千水步齊舉大軍三萬駱驛電邁行
冠軍將軍竟陵內史河東太守謝邈建威將軍南平太
守謝世猷驍勇一萬留守江陵分命叅軍長寧太守竇
應期步騎五千直出義陽司馬建威將軍行南義陽太
守周超之統軍司馬振武將軍胡崇之精悍一萬北出

高陽長兼行叅軍寧遠將軍朱澹之步騎五千西出鳳
塞同討劉粹並趨襄陽奇兵尚速指景齊奮諸賢並同
國恩情兼義烈今誠志士忘身之日義夫著績之秋見
機而動望風而不待勗

又上表

臣聞凶邪敗國先代成患讒豎亂朝異世齊禍故趙高
矯逼秦氏用傾董卓階亂漢祚伊履雖哲王宰世大明
照臨未能使其漸弗興茲害不作姦臣王弘等竊弄威

權興造禍亂遂與弟華內外影響同惡相成忌害忠賢
希圖非望故司徒臣羨之左光祿大夫臣亮橫被酷害
并及臣門雖未知征北將軍臣道濟存亡不容獨免遂
遣蕭欣到彥之等輕舟見襲姦偽之甚一至於斯羨之
及亮或宿德元臣姻婭皇極或任摠文武位班三事道
濟職惟上將扞城是司皆受遇先朝棟梁一代臣昔因
時幸過蒙先眷內聞政事外經戎旅與羨之亮等同被
齒盼既經啓王基協濟大業爰自權興暨于揖讓誠積

雖微仍見紀錄並蒙丹書之誓各受山河之賞欲使與
宋升降傳之無窮及聖體不預穆卜無吉召臣等四人
同升御床顧命領遺委以家國仰奉成旨俯竭股肱忠
貞不效期之以死但營陽悖德自絕于天社稷之危憂
在託付不有所廢將焉以興乃遠稽殷漢用升聖德陛
下順流乘傳不聽張武之疑入邨龍飛非俟宋昌之議
斯乃主臣相信天人合契九五當陽化形四海羨之及
亮內贊皇猷臣與道濟分翰於外普天之下孰曰不宜

遂蒙寵授來鎮此方分留弟姪以侍臺省到任以來首尾三載雖形在遠外心係本朝事無大小動皆咨啓八州之政罔一專輒尊上之心足貫幽顯陛下遠述先旨申以婚姻大息世休復蒙引召是以去年送女遣兒闔門俱下血誠如此未知所愧而凶狡無端妄生釁禍羨之內誅臣受外伐顧省諸懷不識何罪天聽遐邇陳訴靡由引等既蒙寵任得侍左右自謂勢擅狐鼠理隔熏掘又以陛下富於春秋始覽政事欲馮陵恩幸闕望國

權親從磐時親自封殖不除臣等固得專權所以交結
讒慝成是亂階又惟弘等所構當以營陽為言廬陵為
臯又以臣等位高功同內外膠固陛下信其厚貌忘厥
左道三至下機能不暫惑伏自尋省廢昏立明事非為
已廬陵之事不由謗人內積蕭牆之釁外行叔段之罰
既志之有主臣何傾焉然廬陵為性輕險悌順不足武
皇臨崩亦有口詔比雖發自營陽實非國禍至於羨之
亮等周旋同體心腹內外政欲戮力皇家盡忠報主若

令臣等頗欲執權不專為國初廢營陽陛下在遠武皇
之子尚有童幼擁以號令誰敢非之而沂流三千虛館
三月奉迎鑿駕以遵下武血心若斯易為可鑒且臣等
奉事先朝十有七年竝居顯要世稱恭謹不圖一旦致
茲釁罰夫周公大賢尚有流言之謫伯竒至孝不免譖
愬之禍慈父非無情於仁子明君豈有志於貞臣姦構
所移勢回山岳况乃精誠微淺而望求信者哉詩不云
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陛下躬覽

篇籍研覈是非釁兆之萌宜應深察臣竊懼王室小有
皇甫之患大有閭樂之禍夙夜殷憂若無首領夫周道
寢微桓文稱伐君側亂國趙鞅入誅況今凶禍滔天辰
極危逼台甫孥戮岳牧傾陷臣才非絳侯安漢是職人
愧博陸厠奉遺旨國難既深家痛亦切輒簡徒繕甲軍
次巴陵蕭欣窘懾望風奔迸臣誠短劣在國忘身仰憑
社稷之靈俯厲義勇之氣將長驅電掃直入石頭梟剪
元凶誅夷首惡弔二公之冤魂寫私門之禍痛然後分

歸司寇甘赴鼎鑊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伏惟陛下德合
乾元道侔玄極鑒凶禍之無端察貞亮之有本回日月
之照發霜電之威梟四凶于廟庭懸三鑒于絳闕申二
台之匪辜明兩蕃之無罪上謝祖宗下告百姓遣一乘
之使賜咫尺之書臣便勒衆旋旗還保所任須次近路
尋復表聞

張約之

諫廢廬陵王義真疏

徐羨之等之廢義真也前
吉陽令張約之上疏諫以

約之為梁州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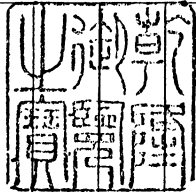
參軍尋見殺

臣聞仁義之在天下若中原之有菽理感之被萬物故
不繫於貴賤是以考叔反悔誓於及泉壺關復寃魂於
湖邑當斯之時豈無尊卿賢輔或以事迫心違或以道
壅謀屈何嘗不願聞善於輿隸藥石阿氏哉臣雖草芥
備充黔首少不量力頗高殉義之風謂蹈善於朝聞愈
徒生於白首用敢干禁忌戮披敘丹愚伏惟高祖武皇
帝誕茲神武撫運龍興仰清天步則齊德有虞俯廓九

州則侔功大夏故虔順天人享有萬國雖靈祚修長聖躬弗永陛下繼明紹統遐邇一心藩王哲茂四維寧謐傾耳康哉之詠企踵升平之風竊念廬陵王少蒙先皇優慈之遇長受陛下睦愛之恩故在心必言所懷必亮容犯臣子之道致招驕恣之愆至於天姿夙成實有卓然之美宜在容養錄善奄瑕訓盡義方進退以漸今猥加剝辱幽徙遠郡上傷陛下棠棣之篤下令遠近恇然失圖士庶杜口人為身計臣伏思大宋之興雖協應符

緯而開基造次根條未繁宜廣樹藩戚敦睦以道使兄弟之美比輝魯龜策告同胙均七百豈不善哉陛下富于春秋慮未重複忽安危之遠筭肆不忍于一朝特願留神九思重加詢采上考前代興亡之由中存武皇締構之業下顧蒼生顛顛之望時開曲宥反王都邑選保傅於舊老求四友於髦俊引誘情性道達聰明凡人在苦皆能自厲况王質朗心聰易加訓範且中賢之人未能無過過貴自改罪願自新以武皇之愛子陛下之

懿弟豈可以其一眚長致淪棄哉謹昧死詣闕伏地以
聞惟願丹誠一經天聽退就斧鑕無愧地下矣



宋文紀卷八